

龙隐

著

大先生的 风度



DAXIANSHENGDE
FENGDU

先生 一个 称谓 一种 修为 一份 崇敬 一种 精神

那时的先生们，
不擅评职称，更擅长个性教学法；
有知识，更有情趣；
有性格，更讲人格和品格；
学贯中西，热心时政，更能为国家担当……

文匯出版社

大先生的 风度

龙隐

著



DAXIANSHENGDE
FENGDU

先生 一个 称谓 一种 修为 一份 崇敬 一种 精神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先生的风度 / 龙隐著.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496-2160-6

I. ①大… II. ①龙… III. ①历史人物—列传—中
国—民国 IV. ① 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1095 号

大先生的风度

出 版 人 / 桂国强

作 者 / 龙 隐

责任编辑 / 乐渭琦

封面装帧 / 姚姚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 × 1000 1/16

字 数 / 228 千字

印 张 / 15

ISBN 978-7-5496-2160-6

定 价 : 39.80 元

序

大先生

民国那些人，从未离去

DA

XIAN

SHENG

当得起别人唤一声先生的，恐无几人。

《大先生的风度》描述了12个男神的故事。他们活在不同的地域，同一个民国，各领风骚数十年。

鲁迅、胡适、蔡元培、王国维……

这些站在荣耀之巅的传奇大先生，他们的人生历程却不像常人想象中的那样一帆风顺，或幸福，或不幸，或喜悦，或忧伤，得到爱，失去爱，不懂爱……传奇之处隐藏着不和谐的画外音。

可是无论如何，他们都坚定自己的信念，或兢兢业业，或潇潇洒洒，或勤勤恳恳，接受命运的无常，用一颗心砥砺岁月，拿回最好的人生。

他们是大先生，更是自己。他们是前人，也是当下之人。

这一本书，是男神的故事，更是我们的人生。愿这本书，成为你旅途中，最好的地图。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蔡元培
民国老司机

真正的教育，就是拼校长 / 002
每个人都有“作”的自由 / 010
年少不懂蔡元培，懂时已是伤心人 / 016

胡适
原谅我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

懂得说谢谢的人，最温柔 / 021
有朋友的地方，才叫朋友圈 / 025
三观不同的婚姻，未必都是悲剧 / 028
要独立，但不要变成斗鸡 / 032

辜鸿铭
我不屑于好好做人

惹不起的中国 boy / 038
你不合群的样子，很酷 / 041
所谓好先生，必须有底线 / 047
看起来那么怪，还不是因为懒 / 052

刘文典
和蒋介石对骂也无惧

才高八斗，气场二米八 / 056
他的朋友圈里，住着陈独秀与胡适 / 060
清华大学的肖奈大神 / 065
你说过的话，藏着你的灵魂 / 069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王国维

没有比他更好的先生

人生所有结局，都要自己来写 / 075

物质很随便，灵魂很清洁 / 078

人生有些坚持，无需别人懂 / 082

赵元任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带着嘴巴去旅行 / 092

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 / 094

爱玩的人运气都很好 / 098

爱有多深，怕有多深 / 10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 107

黄侃

要过爱咋咋地的快意人生

最好的朋友是最好的老师 / 111

够疯的人，才够有天赋 / 116

也曾为爱飞蛾扑火 / 121

世界很现实，我心自温柔 / 127

吴宓

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
还有远方的诗和田野

万千人海里，只能看到你 / 133

做好自己，不评论别人的人生 / 136

哪有对的婚姻，守住了就对了 / 140

不用假装坚强，成年人也是孩子 / 149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傅斯年

读书是最好的修行

你读过的书藏着你的气质 / 155

不怕麻烦，才能拥有高配人生 / 162

我离不开达令，更离不开你 / 165

未曾被世界辜负，亦未辜负自己 / 170

张伯驹

金钱再贵，也不如自由贵

敢于舍去，终有所得 / 174

不将就，才算讲究 / 183

好婚姻，是所好学校 / 187

鲁迅

不将就，不讨好，做自己才最好

看似无情，其实最深情 / 194

能一个人精彩，才能与全世界并肩 / 203

好文字，是最好的治愈 / 209

你不是一个人在孤独 / 212

梅贻琦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

聪明人都懂得闭嘴 / 217

情商高，就是心里装着别人 / 222

任何时候都不必认输 / 230

蔡元培

民国老司机

CAI

YUAN

PEI

民国那么多老头儿，最爱的就是蔡元培，一个培养了无数民国男神与女神的老司机，幽默风趣，自由博爱。他让你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闪闪发亮的。

生平：1868—1940，字鹤卿，又字子民，浙江绍兴人。教育家、思想家、民主主义革命家。曾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要职。在执掌北京大学期间，参照德国大学的理念，对北大进行了全面改革，开“学术”与“自由”之风。

受业：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在德国，接受著名历史学家兰普莱西指导。

传道：蒋梦麟、罗家伦等。

言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品藻：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哪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约翰·杜威

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一）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吗？

（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

执掌北大的10年间，这位怀抱教育救国信念的校长7次请辞，这是其中之一。

对于他的频繁挂冠，胡适认为：在这混浊、黑暗、无耻的国家里，在这怯懦、不爱自由的民族里，蔡先生的不合作主义是不会成功的。

而蔡元培却始终坚守这种“洁癖”——在黑暗的势力面前，知识分子的“退”有时比“进”更重要。

真正的教育，就是拼校长

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新北大。

北大后来的面目就是经过蔡元培点化后而得以根本改变的。它显赫的传奇

也被人这样描述：京师大学堂大难不死，已属奇迹，还能排除阻力开班授徒，更是奇中之奇。

而这一切皆得从新任民国教育部长范源濂对蔡元培发出的一份急电说起：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

手握着用词极其殷切的电文，面对着当下的时局国情，蔡元培一度犹豫，陷入沉思之中。

他与吴稚晖商量此事，友人说了一句：中国事，云不可办，则几无一事可办；云可办，则其实亦无不可办。

他又想到，要使中国转危为安，只有从教育入手。

他忆起，当年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哲学家、教育家费希特改良大学教育，对于挽救普鲁士贡献很大。普鲁士之所以战胜法国，人们都归功于小学教师。之所以有那一代小学教师，得力于高等教育。

他自己很清楚：我的兴趣就在大学。在1912年任教育总长时，他就和时任次长的范源濂谈及过此：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

最后，孙中山的意见是：如果你去北大做校长，有利于革命思想向北方传播。

1916年马上就要过去了，蔡元培将开启他生命中伟大的新篇章。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眼前的北大有两大弊端：学科之凌杂，风纪之败坏。

蔡元培的解法是：救第一弊，在于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于是，一个叫蔡元培的时代开始了。

“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入主北大后，他立即大力进行改革，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不在乎你的政治立场，不在乎你的资历，不在乎你的年龄。

于是，短时间内，北大教员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据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90人，从其中76人来看，35岁以下的43人，占57%，50岁以上仅有6人，占8%。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徐宝璜仅25岁，其他如胡适、刘半农等都是二十七八岁。1917年以后，北大30岁左右的青年教员相当多，其中许多是蔡元培从科学论文中发现而请来的。北大教授平均年龄仅30多岁，而同时期北大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岁。

这样一支年轻而富有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北京大学的陈腐之气，使之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蔡元培初到北大时，北大国文课只有经史子集，外国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派学者。他增加了戏曲和小说等科目，聘请了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新派学人，增开了法文、德文和俄文等外文学科。

至此，北大新旧学者济济一堂：有主张新文化运动的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有尊王复辟的辜鸿铭、刘师培等，有中国共产主义的先行者李大钊、最早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李石曾，还有最早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瑛。此外，他还延聘了钱玄同、俞同奎、沈尹默等一批原有教员，聘用了只有二十三岁的梁漱溟等一批年轻学者，请来刚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女教授陈衡哲，聘请数学系老教授冯祖荀，外籍教授、地质系的葛利普以及画家徐悲鸿等。

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学问的兴会，这正是蔡元培整顿北大的第一步。为此，他付出了无限诚意的努力，尤其是陈独秀的任事，周折颇多。

蔡元培经汤尔和介绍而知陈独秀与《新青年》，考虑他是新思想的代表，

并且传统学术根底深厚，便希望把他请到北大来。

蔡元培为此几乎天天登门拜访。有时去得早了，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将其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就好。陈独秀原本看不上名声糟糕的北大，但架不住蔡元培三番五次登门的诚意，被聘为北大文科学长。而且，为了得到教育部的顺利批准，蔡元培公函中的陈独秀履历是其代为填写的，其中多有不实之处：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毕业于日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之所以如此殷切与冒险，是因为在蔡元培眼里，当时的陈独秀正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事实证明，蔡元培这步棋走得很对。

后来，黄侃、马裕藻对此颇为不满，抱怨道：“陈独秀不过能写点儿笔记文，怎么能做文科学长。”蔡元培说：“仲甫（陈独秀的字）精通训诂音韵之学，如何做不得学长？”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

他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所以，当时的北大常有如此情形：黄侃在教室大骂钱玄同，而钱玄同在对面教室如同未闻，照讲不误；梁漱溟和胡适打哲学对台，同时开讲哲学。

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一时在北大成为一种风气。

而随着改革的一步步扩大，北大里旧学派的声音渐成势力。

北大请吴梅开设元曲课程，有人便造谣说在教室里唱戏；因陈独秀等人提倡白话文，又有谣传说北大用《金瓶梅》作为教科书。守旧学者更是直接在课堂中开骂。周作人就曾写到当时情形：“别的人还隐藏一点儿，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子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子民起了一个绰号叫作‘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会‘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

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成为一个典故。”

而在校外，研究系、安福系等旧派文人也对蔡元培发起了猛攻。

林纾一面通过写小说的方式影射攻击蔡元培等人，一面给他写公开信，说学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陈独秀、胡适诸人。蔡元培坚决回复道：《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使有此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只要在大学里不来宣传，也无法干涉。

同时，令蔡元培看到希望的是，他的兼容并包亦取得了很多旧派学者的拥护——在这场纷争中，辜鸿铭直接撰文予以支持，称其“实为我孔孟旧学大功臣也”。

起起伏伏，跌宕人心。终于北大还是让人刮目相看了。

北大建校 20 周年时，吴梅撰写了一首纪念歌：

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

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

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

蔡元培，这个执着的教育斗士，带着他的新力量继续前行。

他请国外知名学者到北大讲学。美国哲学家兼教育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法国数学家班乐卫、印度诗人泰戈尔等，连同德、日、苏等国的学者均有过北大之行。

杜威评：“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梁漱溟说：“所有陈（独秀）、胡（适）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

行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

按照蔡元培最初预想的步骤，在教授治校的同时，便是要将北大变作一个学习的自由王国。

于是，当时社会上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进入沙滩红楼听课。那些求知欲望甚为强烈，但由于贫困而上不起学的青年，诸如商店的营业员、工厂的学徒等，都可以进入北大讲堂听课，学习文化知识。

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现在进入北大要有证件，当时什么都不要。

而这样全开放的局面，得源于北大正在招收一批旁听生。

1917年，萧霖原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系）。一位杜姓同学想去旁听，他便去北大教务代为申请。教务处一位先生却说：

“座位满了，不能再收。”

“座位没满，请你去教室看看。”

萧霖原如此承言，但教务处的先生丝毫不予理睬。他便气呼呼地去见蔡元培校长。校长室在红楼二楼，也没有秘书阻挡，学生可以随便去找。他一进门，蔡元培看他怒气冲冲，便和蔼地说：

“你先坐下，休息五分钟，五分钟后你再讲话。”

萧霖原坐了一会儿，便和蔡校长说了为杜姓同学申请旁听的事。他说：

“多收一个学生总比少收一个好。教室有座位，可是教务处的先生却说座位满了。请校长去教室看看是否有座位。”

蔡元培听后，马上亲自打电话把教务处那位先生请来。萧霖原当着蔡校长的面，对教务处的先生说：

“教室确实还有座位，不信你去看。”

教务处的先生没有说话。蔡校长当即拿笔写了一个条子“准予杜××到中国文学门旁听”，交给教务处的先生。于是这位杜姓同学终于入学旁听了。

这是思想的驱动力，是知识的洗礼，更是北大这样宏大的学堂才能给予的机会。可想而知，在当时的情势之下，北大的旁听生、“偷听生”只会越来越多。

一日，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晚饭后在沙滩附近散步，不经意间走到“偷听生”们居住的“拉丁区”。他们好奇地走进一间屋子，只见一个衣着寒酸的青年正借着微弱的灯光读书，身旁放着两个发硬的馒头。

陈独秀性急，上前劈头就问。青年惊惶不已，结结巴巴地说，自己是一个穷学生，没钱办旁听证，但很想听鲁迅讲课，所以……

蔡元培打断了他的话，让他不要紧张，看了看那两个馒头说：“旁听证，明天你到我办公室去取。但现在，你要跟我去吃饭。”

接着，三人便带着这个叫许钦文的青年到一个小饭馆吃饭。许钦文像饿疯了似的大吃特吃，并对三人说：

“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的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了。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上饭馆和食堂价格一个样。北大校园里还有三种学生，一是正式生，另一种就是旁听生，还有就是我们这些‘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大摆地来校听课，我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

许多年后，许钦文深情回忆道：“我在困惫中颠颠倒倒地离开家乡，东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滩，可受到了无限的温暖。北京冬季，吹来的风是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大楼，却只觉得是暖烘烘的。”

当然，借此“取暖”的大有人在。

沈从文是北大庞大的旁听生队伍中的一员，学期结束时，他冒充北大学生参加考试，竟然还获得了三角五分钱的奖学金。这个浩浩荡荡的旁听生队伍中还有毛泽东、柔石、胡也频、李伟森等。

曹靖华则是考上了北大的旁听生。因为交不起学费，便在北大旁听，学

习俄语，后来得到李大钊的帮助，才正式成为北大学生。

看着沐浴在学海中如饥似渴的莘莘青年，蔡元培的心中，时常升起一种更多更重的力量。自由、开放、兼容的校园，让人不免以为他亦是个有求必应的好好先生，不过，他对学生从来是有要求的。

当时北大有一种“自绝生”，他们对蔡元培提出，要求废除考试。蔡元培答复道：“你要文凭，就得考试；你如果不要文凭，就不要考试。课堂你随便上，你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就不上。但是你对外不能称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同时你也不能有北京大学毕业的资格。”

他希望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

他说：“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的政治组织。其有年在20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时局动荡，五四浪潮激烈，学生运动的发展亦出乎他的意料……

他的立场与学生不同，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校长会情愿自己的学生罢课。

蔡元培讲：“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核心是读书。”一个“文化救国论”者，显然不希望自己的学生成为“职业革命家”。

就这样，蔡元培离京南下。

风雨如晦的近代中国，一个大学校长如何端平政治和书桌这个难题，并不只是摆在蔡元培一个人的面前。

犹记抵京时，《中华新报》发出北京专电：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

蔡元培自己写道：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

继任者蒋梦麟这样评价：维新的浪潮已经从这千年的古城，消减成为历史，叛逆的石子投入死水中，正是1916年执掌北大的校长蔡元培。

到1927年止，这是他一生中最具成就也最为世人所景仰的辉煌历程。

每个人都有“作”的自由

滚滚洪涛中，他自然是位不凡的俊才，才得以革新一个教育时代。

铿锵激越中，他自然是有人格的感召，才赢得了延续世代的瞻望。

林语堂这样评价蔡元培：

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有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

蔡元培，从踏进北大校门的那一刻起，就与其前任截然不同。

他到校的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校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而他也非常郑重地脱下礼帽鞠躬还礼。校工们包括许多师生都对他这一行为惊讶不已——这么一位校长，真是从来不曾见过。此后，每日他出入校门，校工们向他行礼，他都会脱帽鞠躬。

就是这样一件小事，给存在严重封建积习的北大吹进了一股强劲的平等、民主之风。

蔡元培出行，一向徒步。

清末民士大夫出行必坐轿。蔡元培竭力反对，说：“以人舁人，非人道；且以两人或三四人代一人之步，亦太不经济。”一次，某名流在自家府邸设宴，以轿接之，他坚决不肯乘，使空轿还，自己则徒步前往。及至，已肴残酒阑，主人怪责轿役，蔡元培立刻为其解释。他亦不坐人力车，原因是：“目睹人力车夫伛偻喘汗之状，实太不忍。”

就任北大校长后，他到前清驻德公使孙宝琦家中拜访。告别时，孙宝琦将